

都察院
憲綱

欽定大清會典事例

卷一千零零二至
一千零零四

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一千二

都察院

憲綱

諭旨五

嘉慶四年

諭朕仰承

皇考付託之重兢兢業業勤求治理惟懼政事或有缺

失敬念

皇祖

皇考御極以後俱頒

詔旨求言蓋以九州之大臣民之衆幾務至繁兼聽則

明。偏聽則蔽。若僅一二人之言。即使出於至公。亦不能周知天下之務。况未必盡公也。粵稽二典。分設九官十二牧。博採疇咨。共襄郅治。是以聖德如

皇祖

皇考。踐阼之初。即以求言為急務。矧朕德薄。何敢不虛懷延訪。聽受讜言。特此通行曉諭。凡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責者。於用人行政一切事宜。皆得封章密奏。俾民隱得以上聞。庶事不致失理。諸臣務須宅心虛公。將用人行政興利除弊有裨實政者。各抒誠悃。據實敷陳。佐朕不逮。用副集思廣益至意。○又

諭。吳省欽條奏摺內請將監禁賊首王三槐即行正法一條。何待爾言。前此未及辦理之故。欲俟川北首逆羅其清解到。一併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辦。豈有將此等首惡重犯釋放。令其招降同夥之理。至所稱候補知府李基曉諳兵法。有手車火雷列卦圖。又舉人王曇能作氣按掌。辟易多人。請加試看等語。殊屬大謬。前此特頒諭旨。廣開言路。吳省欽為風憲之長。於和坤福長安二人。並無一言舉劾。自係畏其聲勢。及將和坤福長安革職。拏交刑部後。伊尚心存畏怯。緘默不言。茲見各科道等紛紛密封陳奏。伊任總憲。

不能不以一奏塞責。而所言竟屬荒謬。試問伊所稱李基所著手車火雷列卦圖。較之本朝訓練之九進連環。孰為得用。其作氣按掌之語。即稗官野史所謂掌心雷者是也。係屬邪術。現當勦辦教匪之時。正當將妖言左道。痛絕根株。方嚴禁之不暇。豈可轉引而試驗。吳省欽身為臺長。不知政體。惑於邪言。妄行瀆奏。與學習邪教者何異耶。吳省欽著交部嚴加議處。

○又

諭。吏部議處左都御史吳省欽一摺。昨因吳省欽條奏摺內語多不經。以伊平日學問而論。尚不至如此迂

誕。蓋伊自揣係和珅私人。且在學政任內。聲名甚屬
平常。恐被人列款彈劾。故爾避重就輕。先為此荒謬
之奏。藉得罷官回籍。遂其田園之樂。其居心取巧。大
率不出乎此。但此係誅心之論。吳省欽劣蹟既未敗
露。朕亦不為已甚。姑免深究。即論其陳奏荒謬。已難
勝臺長之任。吳省欽著照部議革職回籍。○又

諭。朕近閱臣工條奏。累牘連篇。率多摭拾浮詞。毛舉細

故。其中荒唐可笑。留中不肯宣示者。尚不知凡幾。若
諸臣無所建白。原不必有意撓求。希圖塞責。朕於未
經條奏之科道。又何嘗加之責備耶。嗣後有官守者。

各盡官守。有言責者。各盡言責。卽風聞陳奏。不應以漫無憑據者。肆意指摘。開報復之漸。如內外大臣中有應舉應劾之人。必須列其實蹟。秉公入告。何得以瑣事空言。逞意瀆聽乎。朕宣諭及此。並非因封事紛陳。厭於聽納。所望者直言正論。有裨國是。諸臣亦不得因有此旨。誤會朕意也。○又

諭。各部院衙門。嗣後遇有呈控事件。如係本人喊稟。及露章投遞者。自不妨先行閱看。儻係本人自行緘封。卽應將原封呈覽。不許私自拆閱。卽所遞封事內。或有違悖詞語。亦與轉奏之人無涉。以杜壅蔽而昭慎。

密。○又

諭。朕惟治天下之道。莫要於去壅蔽。自古帝王達聰明。兼聽並視。是以庶績咸釐。下情無不上達。朕自親政以來。首下求言之詔。虛己咨詢。冀裨國是。數月以來。凡諸臣之敷陳得當。皆已見之施行。而其中妄抒臆見。荒唐可笑者。若律以妄言之條。原難曲貸。但朕既令人盡言。又復以言罪人。豈非誘之言而陷之罪乎。是以留中未經宣示之摺。雖軍機大臣。亦不使預聞者甚多。惟近來言事諸臣。往往不為國計民生起見。揆厥本衷。大約不出乎名利之兩途。其沽名者。如

議添八旗內務府甲缺。加增廉俸賞賚兵弁等事。其意以為若蒙允准。則可以市惠於人。不准則又以歸怨於上。似此居心。其巧詐尚可問乎。其牟利者。如請於圓明園明善堂開濬河道。請修南苑寺廟。皆係不急之務。至若請將局錢易銀之事。所言尤不足道。以朝廷與小民競利。更復成何政體耶。況在官言官。各有職守。邇日並有現任封疆大吏。將他省之事。越俎陳奏。或干預京師政務。是欲自見其長。而忘其為出位之思矣。朕非以諸臣陳奏過繁。倦於披覽。特以人臣事君之義。全在滌除私念。方可冀其進獻嘉謨。若

先有沽名牟利之見存於中。是舉念即已涉私。尚安望其忠言入告耶。嗣後王公及內外大小臣工等。當善體朕意。於關係政治糾劾貪汙要務。原當隨時具奏。若懷挾私見。不出為名為利二者。斷難逃朕洞鑒。不得不治以妄言之罪。今朕特降此旨。杜莠言正所以來。謹論。並非欲諸臣安於緘默。切勿錯會朕求正言之意也。○又

諭。向來各省民人赴都察院步軍統領衙門呈控案件。

該衙門有具摺奏聞者。有咨回各該省督撫審辦者。亦有徑行駁斥者。辦理之法有三。似此則伊等准駁。

竟可意為高下。現當廣開言路。明目達聰。原俾下情無不上達。若將具控之案。擅自駁斥。設遇有控告該省督撫貪黷不職。及關涉權要等事。或瞻顧情面。壓閣不辦。恐啟賄囑消弭之漸。所關匪小。嗣後都察院步軍統領衙門。遇有各省呈控之案。俱不准駁斥。其案情較重者。自應即行具奏。即有應咨回本省審辦之案。亦應於一月或兩月視控案之多寡。彙奏一次。並將各案情節。於摺內分析註明。候朕披閱。儻有案情較重。不即具奏。僅咨回本籍辦理者。經朕看出。必將各堂官交部嚴加議處。著為令。○又

諭。本年朕親政之始。即下詔求言。博採周諮。俾下情無

不上達。內而大學士九卿科道等。本應封章入告。而外省奏事者。向例至兩司而止。朕復降旨。令各省道員。亦得具摺奏事。廣諮詢之路。原以除壅蔽之端。自降旨以來。內外臣工條陳時事者甚多。其言若有可採。當即見之施行。或交部臣議奏。即言之未當。而所論尚無大謬者。亦從不加罪。然在京之各部郎中以下。及外省知府以下。從未有封奏之事。伊等俱係現任官員。深知國家體制。不敢越職言事。實屬分所宜然。而數月以來。候補捐納微員。以及平民。俱有自具

封章於軍機處及部院大臣前投遞者。在大臣因廣
開言路之時。不敢壅於上聞。朕閱其所言稍有足錄。
間加恩獎。而望恩倖澤者。遂視為干進之階。紛紛具
摺呈遞。累牘連篇。不過首列頌揚虛語。後述干乞私
情。於公事毫無裨益。且此等干乞之事。不獨大臣等
不敢於朕前陳請。即各部院司員等亦不當於堂官
前徑情直達。而微員百姓。豈轉得於朕前瀆請乎。夫
國家求言之意。原冀諸臣各抒讜論。上弼朕躬。下通
民隱。以成郅治。然必定以官階。予以限制。有言責者
而不言。無言責者而妄言。即屬越分。豈可令微賤之

人以自私自便之事。冒昧陳奏耶。且伊等果有冤抑之案。急於陳訴。原可向該管衙門具呈審理。該衙門斷不敢壅遏不奏。何必伊等違例自行具摺。况三年以來。軍務紛繁。教匪肆擾。從未有一人情願投營效力。此時軍務就緒。大功指日可成。遂紛紛乞請投營。止為一身便宜。不顧國家體制。焉有如許閒缺。以應如許無厭之求耶。嗣後不應言事之人。不得妄行封奏。違者按律治罪。其應行奏事臣工。如有實裨國政。深中利弊者。仍當直陳無隱。以收兼聽並觀之效。即日披萬言。亦所深願。諸臣不可誤會朕旨。相率緘默。

用副朕諄切求言至意。○又

諭。朕恭閱

皇考高宗純皇帝實錄。內載李禧條奏在京漢軍兵丁。請借四箇月錢糧。並懇格外施恩。賞給資生銀兩一事。其時王大臣等以李禧諸事敗露。且將密奏之件。宣揚市恩。所奏且不必施行。欽奉

諭旨。李禧劣迹雖已敗露。其人甚屬可惡。而其言未必一無可採。此魯論所謂不以人廢言也。至於以市恩歸咎臣下。朕不為也。何則。條陳在臣下。而允行則出朕旨。臣下之承流宣化。即朕之恩施臣民也。若臣下

恐居市恩之名。而將應行之事。格而不行。以致膏澤不能下逮。朕實不忍。其賞給漢軍兵丁生息一事。豈可因李禧陳奏而中止。著交部定議。恭繹

訓言。仰見

聖謨廣遠。勤民求治之道。實為包舉靡遺。夫人臣事君。惟在秉公持正。任事實心。於旗民利病。據實上陳。固不當懷市恩邀譽之念。但諸臣等若豫存此見。將一切應行陳請加恩事件。匿不以聞。則下情何由上達。且臣下心迹之公私。惟係乎其人。在深知獻納之義者。嘉謨嘉猷。入告我后。而順之於外。曰。惟我后之德。

此歸美於上。誼所當然。若挾私干譽者。即實係恩出上意之事。方將攘為己功。揚言於衆。尚安冀其有忠君體國之心乎。是市恩與否。惟在諸臣問心自省。朕斷不以此逆億。況各省雨暘豐歉。及小民疾苦。豈朕所能周悉。若內外諸臣。相率緘默。何以抒下情而宣上德耶。茲仰誦

遺謨。特為剴切申諭。凡諸臣應行奏請加恩事宜。務當臚陳入告。切不可迹涉沽譽。恐因此獲譴。引嫌不奏。則甚非朕殷殷圖治。諮詢民瘼之意矣。至於封章入奏。理宜慎密。所謂君不密則失臣。臣不密則失身。